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七

刺驕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車多不與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群之器不辨於免盈溢之過也蓋勞謙虛已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附之者衆則安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爲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余有欲速僅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象讓使自軒昂自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宴客集管絃嘈獻後賓填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有情苞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敬者畜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手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育之廢疾安共爲之可悲者也若夫偉人巨器量遠韻速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道足於內遺物

其十

於外冠摧履決蓋縵帶索何肯與俗人競幹佐之便辟修佞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畜夫爲春蠶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以妍俗人徒觀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端逸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絕倫

邁世事動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感含章指囊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萬鈞之鏗錡侏儒不能看重何之弘麗因而蚩之謂爲凡庸夫非漢東之人不能料明珠於泥論之蜂非泣血之民不能議夜光於重崖之裏蠅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斛解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建理自不合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昂謙損以永天秩耳抱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做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做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踣夷或濯脚於稠衆或溲便於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覲此蓋左袒之所爲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

其十

其十

戴阮之才學猶以跣踣自病得失財不相補向使二生敬踏檢括恂恂以接物兢兢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況不及之遠者而遵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昔西施心痛而卧於道側姿顏妖麗蘭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慕之因偽疾伏於路間形狀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惡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關於自

量之類也帝者猶執子弟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爲惡人無事於大則爲小人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遺死之譏是負豕而僧人說其臭投泥而諸人言其汗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後羌胡猶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

奴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有微何可不共改
 既往之失脩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群後
 知責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
 論道化凌遲流遁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
 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
 之何且當竹栢其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
 便當崩騰競逐彼闖茸之徒以取容於若曹
 邪去道彌遠可謂為痛數者也其或俄然守
 正確爾不移不蓮轉以隨眾不改雅以入鄭
 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己者
 便共仇讎而不數之嗟乎衰弊乃可爾邪君
 子聽使以充亮方摛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
 濁流執勁矢以厲群枉不過當不見容與不
 得當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
 達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舖糟握
 泥刺足適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
 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
 辱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
 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于樂天知
 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

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以索繫枘
 斲乎禮之所弃者之所為故抱朴子曰聞之
 漢末諸無徒自相品藻次第群驕慢傲不入
 道檢者為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
 而縱肆邪僻詛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
 身行弊事凡所云為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
 所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
 通乎褻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有
 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
 賊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
 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
 袒體踞見賓客既辱天宮又移染庸民後主
 晚出彼或以經清之資或佻竊虛名而躬自
 為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美也夫
 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
 者樂且易而為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
 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
 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
 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為
 證曰彼縱情恣慾而不妨其赫奕矣此較身

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
 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
 八達者愛助附已為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
 攜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請會則直致
 所惠則得多屬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
 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論為則塞驢蒙龍駸
 之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談故小人之
 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
 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
 猶炙水使燥積灰令熾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七

。